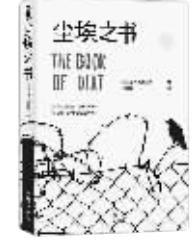


一周书情

尘埃之书
深度思考

《尘埃之书》



[澳]布劳恩·普里瑟尔著 张媛媛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故事。

外祖父杰库布是一名年轻的法学博士，战争开始后不久就被抓进特莱西恩斯塔特。因为知识渊博和以前的同事帮忙，他开始参与整理图书资料，成为了“特权”人士，不仅配给充足，还可以帮助自己的亲人。

外祖母达萨和妹妹是犹太混血，两个弱小的姑娘在特莱西恩斯塔特中，靠着母亲偶尔从外面邮寄的食物和外祖父母的帮助艰难度日。

但这种“安宁”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很快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那个满是毒气和焚尸炉的地方。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外祖父母移民澳洲。这些往事也随之尘封，直至他们离世。一个偶然的契机，一篇报道提到了外祖父以及“灭绝的种族博物馆”，这段历史才重新开封……

《复乐园》



[日]渡边淳一著 竺家荣译
青岛出版社

挣脱年轻时的世俗束缚，以性与爱重新窥探人生的幸福和生命的尊严，一座超越你所有想象的老年人乌托邦在这里，只有最忠实自己感受的人，才能复回到最本真的乐园。

《复乐园》讲述了坐落在东京银座的老年公寓的故事。经营着来栖本着让那些不再受工作和世俗束缚的老人，能够快乐、随意地生活，享受人生的愿望而建立的。在洋溢着自由宽松氛围的公寓里，“老去”这一既成观念被彻底打破，围绕着老年人的“爱”与“性”，一个个或温情或凄凉或滑稽或辛酸的故事接连不断地发生了……

作者渡边淳一日本著名文学大师、国民作家。代表作为《失乐园》，小说《光与影》获直木文学奖，以《遥远的落日》获吉川英治文学奖。

《0-3岁这三年》



释然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0-3岁这三年——人之初的家庭教育》是一部隔辈人带孩子的书。该书直面隔辈人带孩子的“中国现象”，探索了“孩子怎么带”这个家庭、社会一直以来普遍关心的话题，并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做法进行了分析梳理和总结。

老年人带孩子少不了老观念、老传统、老方法的束缚，可是社会的发展又极大的冲击这些老做法。作者现身说法，面对这些矛盾和困惑，边干边学，进行了“以中为主，以西为辅，中西结合，古为今用”的尝试：

带孩子还要懂孩子，尊重孩子、理解孩子，要注意自身形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注重入乎其里，出乎其外。

特别是阅读学习的习惯，作者总结出了“兴趣阅读”10种方法，是可以借鉴的经验。

《深度思考》



[美]莫琳·希凯著 孔锐才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深度思考就是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

事情来了就做，很少去想为什么做，怎么做，以及做了之后想得到什么结果？笃信天道酬勤，大部分时间用来埋头苦干，却鲜少抬头看路？习惯于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饰战略上的懒惰？

事实上，任何深度思考前的盲目勤奋，注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徒劳。在碎片化信息爆炸的当下，在竞争激烈的高阶领域，决胜的关键不仅在于知识的多寡、勤奋的程度如何，更在于是否具备深度思考的能力。

本书作者、香奈儿前全球CEO莫琳·希凯回首自己从普通职员开始的进阶之道，为你逐一揭开在所有领域获取成功的共通秘笈：

遇到复杂问题时，像剥洋葱一样逐层分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冷静下来后，更容易看清问题。

古代神话如何现代重生

舒年

一直很喜欢漫威电影的孙先生，最近却开始四处搜罗有关北欧神话的书籍。今年8月底上映的漫威电影《蚁人2：黄蜂女现身》在华票房突破8亿元，电影彩蛋与之前热映的《复仇者联盟3》相互呼应。

而在电影《复仇者联盟3》中，在日益复杂的漫威宇宙里，诸多古代神话元素的陆续登场，令影迷大呼过瘾的同时，也开始补课已被淡忘的古代神话。仅以电影中最大的反派灭霸为例，其被暗恋者死亡女神海拉诅咒为永生，死亡女神海拉脱胎于北欧神话，而死亡女神的母亲安格尔波达，也来自北欧神话。

借鉴方式不只是人物IP

在当下美国两大超级英雄漫画体系中，不论是漫威还是DC漫画，都有大量的角色或相应IP，取材于已有的古代神话。例如在《复仇者联盟》系列中出现的手持战神的雷神托尔，是北欧神话中负责掌管战争和农业的雷神，如今他已经和钢铁侠、美国队长并称为漫威英雄三大巨头之一。而他使用的武器战锤“姆乔尔尼尔”，也是北欧神话中雷神的专属武器。

而在漫画中，与托尔有过交集的，包括了希腊神话中的战胜阿瑞斯，两人曾经交手，还有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与托尔成了好朋友。托尔的姐姐，恰恰就是诅咒灭霸的海拉。从这个角度来说，神话人物已经成为美国漫画故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推动了主线故事的发展，同时也拓展了超级英雄们活跃的时空。

事实上，借鉴古代神话的不只是漫画，在许多欧美的奇幻文学作品中，在各类衍生电影、电视剧、游戏等众多文化产品中，古代神话往往贯穿其中，而对神话的借鉴方式，也不局限于人物IP本身。

在电影《指环王》中，魔戒远征队在安都因大河中遇到两尊巨大的古代先王神像，远征队的小船从先王神像脚旁划过，这个形象取材于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神像。在古希腊神话中，罗德是太阳神的妻子，岛民是太阳神的子嗣，因为宙斯分封诸神时忘记给出行的太阳神阿波罗留个地盘，故将爱琴岛一块巨石升起以补偿，即罗德岛。

被现代文艺作品借鉴的古代神话形象，不只是拟人化的神灵本身，也包括了其它神话生物。比如在《纳尼亚传奇》和《哈利波特》两个系列中，半人马的形象都脱胎于希腊神话对其的定位，并对故事推动有一定帮助，尽管存在一定的野蛮好斗心理，但也不失善良聪明。在希腊神话中，半人马基戎与赫拉克勒斯的神话故事令人动容，在《纳尼亚传奇》中，半人马举起了反抗的武器，而在《哈利波特》中，半人马绑走了僭取霍格沃茨校长之位的多洛雷斯·乌姆里奇。

跳出既有神话框架本身

世界六大神话体系，包括了古中国神话、古希腊神话、古印度神话、古埃及神话、北欧神话和古罗马神话。而在欧美文艺作品中，取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比例较高，也有取材于古罗马神话的情况。

事实上，在文化发展历程上，不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北欧神话中的人物，都经历了一个“旧神话陨落”的过程，即从人们膜拜的神灵，变成存在于文

学作品的人物。这一转变过程，其实在小说《冰与火之歌》系列及其电视剧中就有体现，只有在远离政治和商业中心，荒凉冰封的北境，人们还在崇拜旧神，并与崇拜新神的南方发生矛盾冲突。

“旧神话陨落”，使得后世作者可以跳出既有神话的框架本身，来构思新的故事，而已有神话中对神话人物的诸多夸张描写，则可以给作者发挥的空间。而到了光影时代，这样的发挥就更广阔了。如同在即将完结的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曾有一集是，四位宅男科学家，在汽车里放着瓦格纳的《女武神骑行》音乐，去索要被盗走的《魔兽世界》道具。这时候，“女武神”的意义，就与故事本身大不相同了，不过《女武神骑行》曲目所在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本身的背景也包括了“旧神陨落”。

在美国漫画体系中，被移植到漫画故事体系中的诸多神话人物，就被抽离出原来的时间线和故事线，并赋予了新的特点。比如托尔的锤子，在神话中只是一击必中，而在电影中，战锤的功能则更多了，材质有了宇宙特色，效果也更加炫目。而在时间线上，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队长，和生活在古美索不达米亚时代的吉尔伽美什，在漫画中成功相遇并搭档。

有的热门神话人物，因其特有的形象特点而被许多作品植入。比如漫威和DC漫画两大体系中，都有阿瑞斯的情节，大同小异的是，作为战神的他，都忙着和主角打架。

古典文学功底很重要

作为世界六大神话体系之一，中国也有自己丰

富灿烂的古代神话，这些故事也同样可以成为包括文学作品、影视剧、游戏等文化产品的故事源泉。在此之前，也不乏借鉴古代神话IP的成功之作，比如先有热门游戏，后有同名电视剧及小说且反响不错的《仙剑奇侠传》系列，其中就借鉴了女娲的神话故事，并以此设下故事伏笔，贯穿其中。而之后在各大文学网站上火热起来的网络小说中，也有许多借鉴了古代神话元素，例如《诛仙》等。

不论是被称为仙剑之父的姚壮宪，抑或是《诛仙》系列的作者萧鼎，还是蝉联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榜首的唐家三少，甚至将自家小说改编电影成功推出的南派三叔，受众都能通过其文化产品，读出其中浓郁的神话味道，并领会到原创者的古代神话及古典文学功底。

事实上，欧美的现代名家中，包括神话在内的古代文学功底，同样精深。《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这个学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主修法语的古典文学，2009年在哈佛大学对毕业生演讲时，她提到了古希腊哲学家塞内加对自己的影响。与此同时，当包括神话在内的诸多古代文学元素，在新的文化作品中得以新生时，这样的模式也会激励更多人投身写作，比如《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年轻时是漫威漫画的爱好者。

换言之，对于有志于写出中国“奇幻文学”的年轻人来说，与其去模仿欧美作家的“架空大陆”式写法，不如先去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因为在古代神话及相应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也有颇具特色的神话人物，并自成体系，只不过，这样的故事和体系，需要被重新发掘和创作。

图书生态畅想

冷荞麦

现实中似乎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再加上以读者优先，还是引导读者的纠结——比如说迎合类的书籍出版，像流行图书(现象级图书)的杜撰同经典著作时尚装帧和现代设计下的重张之类，等等。

实际上，关于阅读生态(图书业态)，时下变革改良的实践，比起论坛里的纸上谈兵，我感觉要丰富一些。(这应该不是奇怪的事儿，毕竟有那么多书店，有那么多人瞎琢磨，大神一个脑袋必然是难以匹敌的。)像咖啡馆进店，水吧佯装，名家拉客，讲座助势，以及网上盛传的日本那种旅店式书店(据说很受欢迎)……总之，各式各样硬环境和软革新阅读诱惑层出不穷，可以说为了兴盛阅读事业，真真是用心良苦。

然而，诸多殚精竭虑的方略，给人一种止步于外在形式的印象，软硬环境的改善，虽说会赢得读书客的欢心，但对游离于阅读之外的家伙们触动有限，真若要起到吸引人们阅读，发挥壮大阅读群体的作用，还得另寻良策。就像目下社区图书馆(阅览室)与中心图书馆，甚至书店的融合，所谓十分钟文化圈之类，虽然方便了好尚读书的人，却未必能够吸引过来，进而还可以将鸡汤人士、吃瓜群众拽进店里，洗耳恭听有理有据、客观公允的洞见。

畅想一下，以书店为据点的十分钟文化圈真的有如此效应，就算不进店，“圈子”范围内的游离人士也很难不受影响，更重要的是，书籍，不管是印装成册的纸质书卷，

还是移动设备中的数字化文本，无疑是具理性思维的系统智识，锚定于其上的洞察，就常识判断和逻辑证伪来说，无不是最具说服力的。因此，即使不阅读，只要您关心那些流行话题，总会被引导到智慧集成的书卷中来。那么，后续的影响一定是更多的人加入翻书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自然而然的熏陶和感染，难道不是比主观想象的宣传和生硬的阅读推广更有号召力吗？

当然这仅是可能的一种。阅读生态，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书店业态，宽泛一点说，其实就是文化生态，所以，阅读的繁荣，一定是相应的文化繁荣，书，作为文化精神产品，商品属性不过是其外在的属性，内容，内在的文化属性才是本质的，与其忙乱于商品买卖，不如多在文化属性方面发力，或者这才是阅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赵清华

在我眼中，一本书也是一个世界。

最普通的一本书，也融会贯通作者的人生经历，也会展现一个独特的世界。要么是回眸历史，还原历史的原貌；要么是心灵寄语，展现人类的真善美与智慧；要么是刻画人物，记载每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生；要么是奇思妙想，展望人类未知的世界。一书一世界，一卷一乾坤。每一本书都为我们打开不同的世界，每一本书都是我们理解那些未知世界的纽带与桥梁。

要想了解真实的世界，最好去看纪实文学或访谈录，那里有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宫女谈往录》，这本书是当年宫女回忆宫廷生活口述的回忆录。书里所展现的世界才是宫廷里真实的故事和感受。只有细细品读，才能感受当时宫廷中各色人等生存的忍耐与智慧，才能区分现代各种古代宫廷剧中事件的真实与杜撰，才能深刻理解人物的悲喜哀愁。

一书一世界

前些年迷上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因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最后一批鄂温克人要迁徙至山下，迟子建感受到一个时代终结的苍凉。于是通过追踪驯鹿找到了山上，找到了90岁酋长女人的原型，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并用整整3个月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后才开始创作这本小说。这样的书展现给我们未曾触摸过的一段岁月、一个世界。

小说《父母爱情》因被拍成热播电视剧而广为人知。为了了解更多细节，我买来这本书，在文字中感受“父母”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作者以诙谐、轻松的语调描写了海军军官父亲和资本家大小姐母女相亲相爱、相守、坎坷又浪漫的一生。这本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爱情与生活世界，读后，让人认为他们在艰苦环境下依然乐观面对生活的精神和态度感到敬佩。

心怀敬畏翻开每一本书，翻阅每一页书，就像打开一扇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文字铸就时光的舞台，演绎形形各异的人生；在那里，文字雕刻波澜壮阔的世界，上演爱与恨的悲欢离合；在那里，文字打磨历史的长河，还原世界本来的模样。

我们可以从书中聆听那个世界的声音，即使一切都早已消失，却都还有迹可循。这就是文字的魅力，这就是书的魅力。

担当 悲悯 初心
——解读曹文轩作品的三把钥匙

本报记者 苏墨

担当、悲悯、初心——被参加“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的与会专家总结为解读其作品的三把钥匙。《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指出，曹文轩对苦难与美德的探索与坚持，对故事中小主人物心路历程的描绘，重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真善美，也重塑着人们的心灵坐标，这是他的价值担当，也是他的美学贡献。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对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社会上推崇的儿童文学多是一些温馨、明快的、快乐的，甚至是搞笑的作品，这近乎形成了一个出版的模板和公式。而另一类深刻的、直抵儿童心灵的、让读者感到震撼的成长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却很少受到鼓励和推崇。“我们不应在创作中回避这类题材和内容。”作者在书写苦难时，既有苦难，也蕴含文学的审美、担当与悲悯，歌颂了人性的可贵与美好，孩子在看到苦难的同时，也能唤起他们走出苦难面对未来的勇气。”张之路说。

不忘初心，才能为孩子创作出更优质的作品。中

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汤锐指出，曹文轩的小说，是不能用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去度量的；他的作品对于少年儿童的意义，就是在孩子心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

曹文轩本人对现实主义精神十分重视。他说：“现实主义精神，是人类文学史的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产物。但到了上个世纪中期，代之而起的是虚构、想象、幻想，现实主义被淡化。我们的目光渐渐从历史、从现实之上挪移开了，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性资源。现实的神奇、出人意料以及其背后复杂而丰富的含义，远远超出虚构、想象所能给予我们的。由于现在很多创作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淡忘，创作者不仅对现成的、绝妙的故事视而不见，而且逐渐忘却了功夫二字，忘记了对功夫的操守，包括现在的儿童文学图书封面和插图，大多只有创意，而没有功夫。有价值的创意，是建立在功夫之上的。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不是需要重新面对现实主义呢？”

也谈阅读的“走心”

陈亮

择木而栖的生态，都显示着阅读的魅力，宣泄着世态炎凉，或还有阅读的神圣与膜拜。

不上心的阅读，其实不只是外界的干扰所致。内心的不平静、忐忑不安，皆是“走心”的罪魁祸首。有时阅读就像听课一般，很多人逃不脱“左耳进，右耳出”的尴尬；阅读，如果(定力)水平达不到抑或你不屑，都可能导致所谓的“一目十行”却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抑或只是读字而望文生义，如行尸走肉。

人们说读书应该“聚精会神”“心无旁骛”，这确实需要足够的定力。对于老顽童黄永玉来说，他笔下的生活况味，皆不属于“阅读者”的范畴，而只是一些无关痛痒、草率潦倒的风花雪月，却能直抵人心最柔软温暖的地方。我们读他的画，却可以品味出一种亘古八荒、穿越时空的场景与性情，让人心有说不出的惬意。所以，每次读到黄永玉的画，

我的内心总是安静肃穆虔诚执着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只要你愿意，你立马可以天马行空地成为画中的可爱的“老头”；再升级一下，生活的琐碎和烦恼都可抛到九霄云外；世界和时间，不过过眼云烟。

反过来，功利的阅读，显然不属于走心的阅读。你带着功利目的，就像给阅读披了一层整洁却破旧的袈裟，阅读时，你在对自己撒谎，心游走于金榜题名、飞黄腾达。

走心，是在之心之外随波逐流，还是在心中驻扎坚强的灵魂？走心的阅读，是让阅读与自己搭上交流的雀台，还是被阅读牵着耳朵走，我想，每个人心中有每个人的答案。唯一不变的是：走心，不管是正解反诘，需要解构的不过是我们尘世之中的那颗阅读的虔诚之心。最佳的走心，好比和尚敲木鱼，声音可以静谧到尘埃，也可以扩散到天！